

(香港)

黃易

◎ 玄幻系列之

# 灵琴杀手



黄易作品集 ③⑤  
华艺出版社

董易

作品集·玄幻系列

# 灵琴杀手

华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灵琴杀手/黄易著.-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8

ISBN 7-80142-114-0

I. 灵… II. 黄… III. ①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②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1908 号

## 灵琴杀手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冶金印刷总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5 印张 70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一版 199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142-114-0/I·072 定价:9.50 元

黃易

● 玄幻系列

灵琴杀手



## 第一章 暗杀行动

那是一座三层高的古老平房，在这大城市的边缘区域里，显得与四周的现代楼房有点格格不入。但我已没有别的选择了，因为它向街的大窗刚可监视着冒险者俱乐部的正门。

我今次来是要杀一个人。

一个名列国际十大通缉犯的恐怖分子和毒枭。

我已为追踪他跑了十九个国家，耗费了我四个月的宝贵时光，也花了委托我这项任务的人庞大的金钱，我的收费是以“分钟”去计算的。

负责带我看屋的屈臣太太唠唠苏苏地道：“连家私租金是四百英镑一星期，两个月按金，一个月上期，水电费自付。先生！你真的要租吗？”

这时我们刚来到三楼。屋中的巨型沙发，深棕色嵌花的大柜，强烈地营造出深沉暮气的气氛，使人心里感到很不舒服，但环境对我来说并不会形成任何影响。

我不答反问道：“那道楼梯通往什么地方？”

屈臣太太道：“噢！那是积杰爵士储物的阁楼，门是锁着的。爵士吩咐谁也不能进去，事实上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，除了一个弃置了的大琴外。”

我淡淡道：“爵士现在到了什么地方，这所古老房子为何不拆了来重建？”

屈臣太太道：“爵士是怀旧的人，要他拆这房子不如要了他的命，若非他怕附近的不良青年强行入占这所房子，他亦不肯将它租出去呢。他现在去了非洲，三年多没回来了。”

原来如此，我赶快付了按金和一个月的租金，将这寂寞多言的老太打发走了。

天色逐渐黑沉下来。

我来到向街的窗前，拉开了窗帘布，向对街望下去。

冒险者俱乐部的大招牌亮了起来，不时见到豪华房车驶进去，隐没在高墙之后，三十万英镑的入会费，使她成为了富商巨贾的专利品。

我从袋里取出一张照片，是个西装笔挺的男子，年纪在三十五、六间，模样粗犷里带着三分俊伟，有股说不出的魅力。

这就是我今次要找的目标，“屠夫”纳帝。据闻他除好杀外，也是个好色的人。

他原本并不是这模样的，但今天高明的改形手术，已可使人变成任何样子。

屠夫纳帝还有两名得力手下，夏罗和沙根，两人都是一等一的好手。故此以我丰富的杀人经验，仍要非常小心，况且纳帝是国际间一些恶势力包庇的人，一个不好，我可能还要丢了性命。

我停止了窥视，取出大皮箱，拿出衣物，揭开暗格，里面便是我的生财工具，式样繁多的各种枪械配件。外行人很难了解我们花在枪械上的时间，枪械保养和枪械五花八门的性能同样是深奥的学问。

每发射一颗子弹，都会对枪做成某一程度的伤害，撞针会损耗，枪管内俗称“来福线”的弹道纹会磨损，使子弹不能再以螺旋形的原有性能推进，减去了杀伤和刺破力，甚至连枪的驳口也会因震动而损坏。一个像我这样的第一流杀手，首要之务就是使武器时常保持在最优越的状态。

我小心翼翼地将枪枝嵌配成我理想中的组合，又拣选了尖锐的德国制的钢弹头，即便纳帝是只穿上了避弹衣的犀牛，也难逃命丧当场的厄运。

我在窗旁架起了双筒阔角望远镜，耐心地观察着进出冒险者俱乐部的车辆，和其中的人。

九时三十分，一辆银灰色平治驶至，全身制服的司机后是一对盛装的男女。

通过望远镜，我刚好捕捉到那女子美丽的侧影。

我对美女是无动于衷的，这并非说我是个不正常的男人，而是在一个任务完成前，杀手是不动丝毫感情的，因为那会形成致命的弱点。

只有在干掉目标后，才会松弛下来，找个别人想不到的地方，尽情享受人生。

上次我到大溪地去，先不说我是个很好看的壮健男子，只是我袋里掏不尽的钞票，已足使美女群拥而至，投怀送抱。但当任务一降到肩上，我便惯性地将她全部抛弃，任她们如何心碎苦求，也不能稍微影响到我的决定。

驶进俱乐部里的车中美女，无可否认是迷人的女子。

短发明眸高鼻，淡淡的化妆里透出一股迫人的清丽，非常有时代感。

只可惜她坐的是冒险者俱乐部大老板尊尼约曼的座驾，看来她是情妇一类的身份。

冒险者俱乐部最吸引会员的地方，正是能提供世界各地一流的美女，这或者也是纳帝到来的其中一个原因。

尊尼约曼表面上是个大商家，骨子里却是个军火走私商，而且是最大的一个。“屠夫”纳帝今次是应他之邀到来作客，至于是否有什么交易，那便不得而知了。

我离开古老大屋，走出花园，穿过大闸，往这位于郊区的镇中心走去。

当我踏上街上时，灵敏的杀手神经告诉我在有人冒险者俱乐部的五层主楼里向我窥视。但我装作若无其事地缓步而行。

他们将会派人来调查我，但只能发现我是想找个地方写本作品的流行爱情小说家，甚至可以找到我放在台上未完成的书稿。他们可在市面上买到我的书，当向出版社查询时，联络地址正是这所房子。而这只是我十多个身份里其中的一个。

走了三十多分钟，来到了店铺林立的热闹点。

这是晚饭后休息的时刻，街上静悄悄的，只有几个匆匆忙忙的行人，都是赶着回家的样子，大部分商店都关上了门，只有一家印尼人开的快餐店，和一间

以售卖各式雪糕作招徕的小型超级市场仍在营业中。

我大步往超级市场走去，由于监视对街的工作将会长时间地使我留在古老大屋里，饮食品必须充足齐备，这也是我选择以作家为身份的原因，也只有这样才使人信服为何我会长期间留在屋里，因为只有在屋内才能工作。

昏暗的街灯上，超级市场外泊了一辆黑色的旅行车，车身沾满泥泞，显然经历了一段遥远的路途。车内坐了一个黑人，样貌凶悍，灼灼双目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我。

我当然不会把这种人放在眼里，虽然我身上并没有携带枪械，但以我的搏击技巧，等闲七、八个壮汉也休想动我分毫。

我来到超市敞开的玻璃门外。

里面的情形有点反常。

收银处人影全无，收银机却拉了开来。

高接天花的盛物架后却传来男人的狞笑声和女子的哭喊声。

这是奸劫？

背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。

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际，车内那黑人是负责把风

的匪徒。

我从容地动也不动。

“贱种！不要动，将手放在头上。”

一枝硬梆梆的东西重重撞在我腰背处。

我心中冷笑一声，身躯一扭，枪管已从我背后滑向身侧，同一时间手肘重击在那黑人的胸前要害，接着转身提膝，刚好顶在对方下阴处。

那六尺多高的黑人痛得跪倒下来。

我的铁拳轰正他的鼻梁，黑人鲜血飞溅晕倒过去。

我的原则是除非不出手，否则必不留余地，务要对方一败涂地，全无反击之力。所以我攻击的部位全是对方的要害。

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

接着我将会静悄悄地退出去，溜回古老大屋里，什么奸劫也与我没有丝毫关系；这等事每天也在发生着，多一宗少一宗又有什么问题？何况我不能暴露我的身份，若惹上警察那就更非本人意愿。

我开始往外退走。

超级市场内的哭叫挣扎忽地停了下来。

我的经验何等丰富，立知不妙，我连转头的时间

也不肯浪费，手一伸，刚好抓着那往后仰倒的黑人前胸，一抽一移，二百多磅的身体，玩具般来到我身前，接着我一个转身，刚好躲在他身后。

超级市场内另两名持枪的黑人青年狂奔出来，手枪扬起，他们刚要发射，但却给我手上的人质威胁得不敢妄动。

其中一名劫匪喝道：“猪猡！还不放人！”

我心中嘿嘿一笑，闪电冲前，同时全力一推，手中晕厥的黑人像座山般向他们压去。

一看这两人持枪的姿势，所用的武器，已知他们是业余的初哥，对付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，难就难在我不能杀人，又不希望超市的人去报警。

那两名青年黑人劫匪怒喝一声，自然地伸手去接我掷去的同伙。

他们的手刚碰上同伙的身体，我已乘势标前，蹲身左右开弓，两名凶徒捧着下阴，痛得弯下身去。

手枪掉在地上。

我捡起手枪，退了开去。

当那两名痛得跪倒地上的黑人凶徒挣扎着抬起头望向我时，枪柄已隐定地握在我手里。

只要我愿意，我可以选择任何骨与骨间的空隙，

将子弹送进他们身体内必然致命的部分。对人体的结构，我比外科医生更内行，对我这常须要向人以酷刑迫取口供的人，不能掌握人体的弱点将是最大的遗憾。

两名黑人脸无人色，冷汗直冒。

我低喝道：“还不快滚！”

两人如遭皇恩大赦，爬起来便要跑。

我冷笑道：“两位义气大哥，你忘记了你们的朋友了。”

两人呆一呆后，搀扶起早先晕去的黑人，连滚带跑，往外走去。

我以目光送着他们走进车内。从不让危险稳在我背后看不见的地方，是本人的哲学和原则。

这也是我要离去的时候了。

汽车的引擎怒吼着。

背后传来微响。

我将枪收进外套里，往外走去。

“先生！”

那是年轻女子娇柔的呼唤，听她音质嘹亮，显是虽受惊吓，但却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。

刚才无意和无奈间，我这冷血杀手竟做了一宗好

事。坦白说，那绝不是我的愿意。

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的脸，更不愿上警局被录取口供，何况我还要赶快找个地方，拭掉枪上的指模，然后丢弃。

我头也不回地大步往门外走。

脚步声直追至门外，才停了下来。

我没有丝毫回头看望的冲动。绝对地控制人类的情绪，是一个杀手首要学习的东西，否则只是恐惧一项，已令人难以安寝了。

我饿着肚皮，回到古老大屋。入屋前，在街角弯处打了个电话。

我是不会用固定的电话和客户通讯的，那是供人窃听的愚蠢行为；也不会用无线电话和人说任何重要的话，因为要截听无线电话，在警方和有能力的团体都是易如反掌的事。

电话铃响。

对方拿起电话，却没有作声。

我蓄意压低声音，以带着爱尔兰语音的英语道：“侯爵夫人。”

一把低沉的女音道：“是你！隐身人。”

隐身人是我的代号，没有人知道我的真面目，这

是我名震国际、行事从不失手的主要原因。连负责和我接洽生意的几名联络人，也弄不清楚我是高是瘦、是矮是肥？甚至连说话的声线和语音也是伪装的。

我淡淡道：“十日内干掉纳帝，价钱却要增加一倍。”

侯爵夫人冷笑道：“不是说笑吧，隐身人一向信誉昭著，如何会坐地起价？”

我亦冷笑道：“因为你们最初提供给我有关纳帝的行踪资料，全部是虚假的废料，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纳帝原来是世界五大毒枭之首，横渡连耶的金牌打手，价钱不吸引一点，谁肯公然剃横渡连耶的眼眉。”

侯爵夫人窒了一窒，使我知道她是蓄意瞒起这一环节，她半晌才道：“我只是联络人，要和真正付钱的人商量后才可答复你。”

我冷冷道：“不用了，只要我明天发觉户口里应增加的数字还少欠一个子儿，这件事便拉倒。”

“叮”一声挂断了电话。

我悠然自得地走回屋里。

屋内似乎一切依旧，但我知道已曾给高手无微不至地彻底搜查过，当然找不到我的望远镜和武器箱，

那已给我放在屋后园里一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。

大半天没吃过东西，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两响，明天不得不再往镇上走一趟了。